

## 二十四

这是一个木雕的人面兽头面具，头顶上突出两只角，两角边上的还有一对更小的尖角，就不可能是牛羊牲畜的写照。它应该来自一种野兽，那一脸魔怪气息绝不像鹿那样温顺，温顺的鹿眼的地方却没有眼珠，只两个圆睁睁的空洞，眼圈突出。眉骨下有形深槽，额头尖挺，眉心和眉骨向上挑起的刻画使眼眶更为突出，双目便威慑住对方，兽与人对峙时正是这样。

这面具要是戴上，那突出的眼眶的空洞里，暗中的眼珠便闪烁兽性的幽光。尤其是眼眶的下沿又镂空了，显出两道月牙形黑槽，尖尖挑起两角，就更加狰狞。鼻子、嘴、颧骨和下颌都造形精确，一个瘪嘴的老人，连下颌正中的小槽都没有忽略，皮肉干瘪，骨骼分明。突出骨骼的线条，刻画得简洁有力，因此又不只是个老人，还焕发出一种刚毅的精神。两边紧绷的嘴角上又刻画出一对尖锐的獠牙，一直挑到鼻翼两侧，鼻翼张开，带有鲜明嘲弄而轻蔑的意味。牙齿脱落不是因为老朽，那门牙硬是打掉改而装上的獠牙，绷紧的嘴角边还有两个小洞，原先想必可以从中滋出两束虎须，这张极为精明的人脸同时又充满兽性的野蛮。

鼻翼，嘴角，上下唇，颧骨，额头和眉心，雕刻的人显然谙熟人脸颜面肌肉和头骨。再细细端详，就只有眼眶和额头上的尖角是夸张了的，而颜面肌肉走向的刻画又造成了一种紧张。它不插上虎须的时候，完全是张纹面了的原始人的脸，他们对于自然和自身的理解就包含在那圆睁睁的眼眶的黑洞里。嘴角上两个孔则透露出自然对人的蔑视，又表明人对自然的敬畏。这张脸还将人身上的兽性和对于自身的兽性的畏惧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人无法摆脱掉这张面具，它是人肉体 and 灵魂的投射，人从自己脸上再也揭不下这已经长得如同皮肉一样的面目，便总处在惊讶之中，仿佛不相信这就是他自己，可这又确实是他自己。他无法揭除这副面目，痛苦不堪。而它作为他的面具，一经显现，便再也抹不了。因为它本依附于他，并没有自己的意志，或者说徒有意志而无法谋求实现倒不如没有意志，它就给他留下了这么一副在惊讶中审视着自己的永恒的面貌。

这实在是一件杰作。我是在贵阳的一个博物馆的展品中找到的。当时正闭馆修建。我靠朋友们帮忙，弄到了介绍信，又托友人借这样或那样的名义打了电话，终于惊动了一位副馆长。他是位好心的干部，胖乎乎的，总捧着个茶杯。我想，他年事已高，如今也许已经告老离休了。他叫人打开了两大间库房，让我在堆满青铜兵器和各种陶罐的架子之间转了一圈，这当然很壮观，可我没有找到什么能打动我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东西。我于是利用他的好心，又去了第二次，他说他们库藏的文物太多，不知我究竟要看什么，只好让我看藏品目录。好在每张藏品目录卡片上都贴有一张小的照片，我从宗教迷信用品的档目里竟然找到了这批傩戏面具。他说这一直封存，从未展出过，实在要看的话得办一定的手续，约定时间，我第三次又去了，这好心的馆长居然让人把一大口箱子抬了来。一件件面具拿出来的时候，我怔住了。

总共有二十来件面具，据说是五十年代初公安局作为迷信用品收缴来的。当时不知是谁做的好事，居然没有劈了当柴烧掉，反而送进博物馆里，也就又躲过了文化革命的浩劫。据博物馆的考古学者推测，是清末年间的制作。面具上的彩绘大都剥落，剩下的一点点彩漆也都

灰暗得失去了光泽。采集的地点，卡片上填写的是黄平和天柱两县，■水和清水江上游，汉族、苗族、侗族，土家族杂居的地区，随后，我便上这些地方去了。